

清明上河遗梦

丹丁◎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清明上河遗梦

丹 丁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明上河遗梦/李苒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48-5367-8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3882 号

责任编辑:赵晓战

责任校对:李云阁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5.87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3000 册

版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你去过开封吗？北宋的京师开封，巍峨的宫阙，美丽的虹桥，都已被淹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唯一言以蔽之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而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些传诵至今的千年绝唱，依然日久弥新，激荡着当代人的心灵。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柳永、李清照……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词人都曾行走在这座城市里。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也是在宋代产生。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我们至今使用的字体，也是从宋代而来。那是一个文化灿烂，群星闪烁的伟大时代。那些依稀可闻的声音，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畔，让我们这些伟大先民的后代怦然心动，思绪万千……微风又吹起来了，开封相国寺大佛殿飞檐下响起叮叮咚咚清脆的风铃声，这低低的吟唱，宛如一曲穿越千年的挽歌，令人伤怀。

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徽宗赵佶玩物丧志，任用奸臣佞幸，固然是位失败的亡国之君，但同时却也是一位丹青奇才。他的《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不朽画作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他的瘦金书独步天下。他的一位画友，北宋翰林画院待诏张择端，来自民间小康之家，在开封城一座寂静的宅院里，历时数年，绘制出惊世之作《清明上河图》。这幅描绘京师繁华的民俗长卷，和赵佶的画作一样，如今静静地躺在故宫博物院的玻璃柜里。长卷的历代摩品早已越过重洋，珍藏在法国、美国、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最高等的艺术殿堂里。

我们翻开史册，沉浸在对这位伟大画家人生的寻微探幽和北宋时期灿烂文化的深刻领悟之中。渐渐的，张择端和他的市井朋友们开始走近，我们仿佛能听到他们的笑谈和哭泣，看到他们清晰可辨的音容笑貌，同他们一起，共同走过着那段由盛而衰令人扼腕的历史时刻。同时也看到了皇帝画家赵佶和他的宠臣们怎样穷奢极欲，而张择端如何苦心孤诣地以画净谏，而赵佶终不醒悟……欣喜和希冀，激愤和抗争，穿过时光隧道，我们相逢了。

北宋虽然终于亡国，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在历代王朝的废墟中，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永久不灭的民族魂灵。

张择端，一个落寞的画师，在史书的寥寥数语中，有关他的一切都已远去，而赵佶历来做为昏君为史学家所诟病。对于这两位既是君臣又是朋友，命运迥异而多舛的画家，我们不由发出这样的喟叹：

贵有帝王命，
错无社稷心。
丹青才绝终误国，
佞幸为友害己身。
怎奈何，
江山破碎归臣虏，
华章空遗千秋恨。

天赋栋梁才，
犹怀报国心。
一介寒士忧天下，
神笔为章谏道君。
怎奈何，
白首落寞沦江湖，
唯留长卷耀古今。

李苒 2014年7月完稿于郑州

主要人物简介

1. 张相桐 张择端之父。神宗年间曾任广武琅琊地方小官，因元佑党祸被夺职，后被诬入狱，出狱不久后亡故。
2.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作者。自幼游学京师开封府，后入画院，由于画技超绝，被宋徽宗钦赐为翰林画院待诏。
3. 兰天启 京师广济药铺医师。张相桐广武琅琊老乡，擅书画，独生女儿兰玉青被征入宫后，郁郁而终。
4. 兰玉青 兰天启之女。自幼熟读诗书，并擅长刺绣，独创双面绣，才貌出众。择端以长卷换其出宫后结为夫妇。
5. 李志 曹县农民。灾年随灾民入京后跟随钟八巷，性格刚直、武功高强。
6. 钟八巷 京师外城宣门福田院总管，靖康之变中民军抗金英雄。为张择端的莫逆之交。
7. 冯云山 会仙楼楼主。与钟八巷、徐寿廷、兰天启等为好友。靖康之变后自焚身亡。
8. 徐寿廷 京师著名说唱艺人。徐家班班主。绰号“铁嘴”，性格豪爽，不畏权贵，曾险遭蔡京毒手。
9. 刘荣 京师斗鸡王。福田院常客，与钟八巷同为汴京一杰，择端好友。
10. 胡三 义盗，流民孤儿。到京师后跟随钟八巷，是钟的得力助手，与张择端私交很深。
11. 智云大师 青云寺主持方丈。曾因《佛论末劫说》被官府赶出青云寺。
12. 陈东 太学生领袖。仰慕张择端并结识为友，靖康之变中率太学生上书宋钦宗，最终被官府所杀。
13. 千叶红 撷英楼歌妓。张择端的红颜知己。金军围城时为救兰玉青，受伤身亡。
14. 春草 曹县难民之女。随爷爷逃荒入京，爷爷死后被钟八巷收养为义

女。

15. 赵良嗣 原名马植，其父原为燕京宋朝人。檀渊之盟燕京归辽后系辽国大臣，后投宋，徽宗赐姓并在攻辽时任宋使与金国签约。
16. 王希孟 张择端的丹青知己。画技高超，翰林画院画师。颇受宋徽宗恩宠，张择端遇险时多次相助，后定居杭州。
17. 米芾 翰林画院博士（院长）。赵佶做端王时的旧友，书法名震京师，与苏轼、黄庭坚、蔡京称之为北宋书法四大家。
18. 吴元瑜 翰林画院画师。赵佶的老师。
19. 向太后 神宗时皇后，神宗驾崩后称太后。哲宗时临朝八年，并把赵佶扶上皇位。
20. 赵煦 宋哲宗。神宗之子，赵佶的异母哥哥，9岁继位，24岁驾崩。
21. 赵佶 宋徽宗。画技高超，有多幅作品传世，至今仍为国宝。公元1100年继位，公元1125年禅位。金军二次攻占京师后被虏北去，后死在五国城。
22. 端王妃 赵佶做端王时的妻子，赵佶登基后立为皇后。
23. 郑贵妃 原为太后押班，才貌双绝，深得赵佶宠爱。赵佶继位后先立为贵妃，又立为皇后。
24. 梁师成 朝廷大内总管。宦官，宋徽宗时六贼之一。靖康之变后被钦宗所杀。
25. 蔡京 宋哲宗、宋徽宗时期三次拜相，为北宋六贼之首。
26. 蔡攸 蔡京之子，有音律之才，后入宫，曾编宫中雅乐，为赵佶宠臣，官至知枢密院事，参与征辽收复燕京。
27. 童贯 原是大内供奉，长期在西北监军，并多次战败西夏，后统军与辽作战取燕京，靖康之变后被杀。六贼之一。
28. 王黼 徽宗朝宰相。钦宗即位后被杀。六贼之一。
29. 王偁 王黼之子，衙内，纨绔子弟。曾雇人盗取《清明上河图》。
30. 邓洵武 原为起居郎，蔡京死党，后官至知枢密院事。曾极力反对攻辽。
31. 章惇 哲宗朝宰相。苏轼同窗，追随王安石，为变法中坚人物。赵佶继位后被贬出朝。
32. 曾布 徽宗朝宰相。变法派大臣，与蔡京不和，蔡京入朝后，被贬出

朝。

- 33. 张商英 徽宗时宰相。神宗朝老臣，后被蔡京排挤出朝廷。
- 34. 郭大信 哲宗时司天监。赵佶登位前曾以天象游说赵佶。
- 35. 钱捕头 小御街巡铺头领。曾抓张择端父亲入狱，是京师恶吏，蔡京远亲。
- 36. 章虚白 道士、被赵佶戏称章胡，赵佶密友。曾为赵佶炼丹说经，并主持赵佶道君皇帝的加冕。
- 37. 种师道 宋朝将军，抗金将领。靖康之变后被解职，后病死。
- 38. 李 纲 原为礼部侍郎。曾因《论水灾疏》上书徽宗，被贬至福建沙县县令，刚直不阿。金军来侵时被授予宋守军总帅，后被解职。
- 39. 赵 恒 宋钦宗，靖康之变被金军掳到五国城，北宋亡国之君。
- 40. 天祚皇帝 辽国皇帝，后被金军所俘。
- 41. 耶律淳 辽国大将。曾出使宋京师，后为燕京守将。与宋军大战后暴亡。
- 42. 完颜阿骨打 金国皇帝。率军灭辽，后撕毁盟约攻宋，病死。
- 43. 完颜宗望 金国将军。曾多次以富商身份出入京师汴梁，曾图谋带走《清明上河图》。汴京被围后，亲自率兵进皇宫，掳走徽宗和宫中全部字画。
- 44. 银术可 金国将军。曾入京与赵佶签署盟约。与宗望一起二次侵宋，担任攻城指挥。

目 录

一	青萍之末	1
二	谁继大统	24
三	出道结友	37
四	皇袍加身	48
五	初识天子	67
六	波澜骤起	91
七	福祸相依	112
八	痛失爱侣	135
九	祠堂相会	153
十	以图为鉴	168
十一	火焚长卷	194
十二	失而复得	204
十三	道君加冕	219
十四	风雨欲来	234
十五	福无双至	250
十六	远赴北国	265
十七	复土风云	279
十八	君臣反目	294
十九	大祸降临	307
二十	腥风血雨	328
二十一	恩怨尽泯	352
二十二	狼烟再起	364
二十三	烟华散尽	383
后 记		403

一 青萍之末

宋哲宗元符二年十一月。

冬至刚过，下了两天的初雪就停了。天空依然漂浮着一层浅灰色的薄云，黄昏的太阳在云层的缝隙中透出几缕微弱的余光，斜射在京师皇城中福宁宫的屋顶上，瓦枕和飞檐上的雪粉像一层白霜，给这座金碧辉煌的皇太后寝宫裹上一袭不祥的素装。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福宁宫里，宫女已把巨大的蜡烛点燃。哲宗皇帝的母亲向太后，端坐在红木雕花的椅子上，陷入了沉思。太后虽年逾半百，白皙的脸颊依然光滑如玉，只是眼角的细纹却暗示着她已风华不再。太后长久的沉默让屋内的侍从屏息肃立，身边的大内总管梁师成小心翼翼地说：“太后，宫中的太医正等着您的首肯呢！”

太后回过神来，轻轻叹了口气，看了看跪在面前的太医，问道：“真的是无力回天了吗？”

太医由于惊惧，低头道：“回太后，微臣已用尽所有方子，但皇上之疾由来已久，阳气衰微，希望已非常渺茫，乞望太后早做准备。”

十五年前，当太后亲手把九岁的赵煦扶上龙椅，八年后又把帝国交给他亲政时，就有这样的隐忧了。她不能怪罪御医，皇上要的壮阳药他们无法也不敢抗旨，累年的补药已吸干了皇上最后的精气。此刻，在延福宫侧殿的寝宫里，赵煦在宽大的龙床上静静地等候最后时刻的来临。

太后对御医道：“你们退下去吧。日夜守着皇上，能拖几日就拖几日。”

“皇上有什么交代吗？”太后问身边的梁师成。

“皇上说，一切全由太后圣裁。”梁师成答道。

太后脸色有些苍白，虽然她早有预感，太医的话依然让她心惊。年轻的皇上即将抛下他的帝国，永远离她而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无尽的悲伤在心底弥漫开来。太后把目光转向窗外，殿外已是夜色深沉，月明星稀，一片

静寂。太后沉思良久，轻声对身边的梁师成问道：“司天监郭大信来了吗？”

梁师成小心翼翼地答道：“回太后，郭大信已在侧殿等候多时，正等着太后的召见呢！”

太后点头道：“让他进来吧！”

很快，司天监郭大信在梁师成的引领下进了侧殿。郭大信趋前跪拜后，太后示意他在对面坐下，随后向梁师成丢了个眼色，梁师成识趣地远远退到了殿内巨大的屏风后面。

自从皇上病重之后，司天监郭大信频频受到太后的召见，郭大信自然明白太后的心结。果然，太后照例开口问道：“郭大人，这两日所观天象如何？”

郭大信迟疑地窥查着太后的神色，悄声答道：“回禀太后，臣昨夜观看到天空中现出异象！”太后浑身为之一震，紧盯着郭大信，追问道：“是何异象？可细细道来。”

“太后，”郭大信答道：“自前些日按照您的旨意，每夜守在观星台，片刻不敢懈怠。昨夜子时开始，天空就有些异样地发亮，却不似月色所映。时至子时三刻，高悬中天的王星突然闪烁，朝东南方向急坠而过，瞬息之间发出耀眼光芒，天空亮如白昼，不久便复归平静。星空如故，但那颗王星再也了无踪迹。”

“哦？”太后似乎听出了其中的暗喻，立刻警觉起来，问道：“郭大人，可以解释一下吗？”

“回禀太后，”郭大信脸色异常凝重，肃然答道：“常言道，天机不可泄露。但太后即大宋之天，当今皇上即为天子，臣万死不敢妄言。据臣所测，此天象为新皇登位之兆……恳请太后恕臣冒死进言，太后，该考虑后事了。”

郭大信说完，伏地跪倒，头触地不起。

太后听完未动声色，异常平静地问道：“东南方向，又做何解？”

郭大信抬头凝视着太后，声音细若蚊蝇却清晰可闻，喃喃说道：“王星所坠方向正是端王府。”

太后听完此话，沉默良久，慢慢地把目光从郭大信的脸上移开，略显疲惫地说道：“你退下吧！不可对任何人言及此事！”

“遵太后旨意，臣会守口如瓶。”郭大信从地上爬起来，恭恭敬敬地转身

退出了侧殿。

太后静静地端坐在雕花木椅上，自言自语道：“这是天意示我么？”

“梁师成！”太后朗声叫道。静候在屏风后的梁师成应声走了过来。

向太后思忖片刻，道：“去把副相曾布叫来，在偏殿等候，我要见他。”

在这重要的时刻，没有召见首席宰相章惇，太后心中有何玄机？梁师成觉得有些意外。

“尊太后旨意，臣即刻前往曾府。”梁师成说完匆匆离开了福宁殿。

偏殿里，曾布觐见了太后。太后屏退左右，挥挥手示意曾布坐下。夜晚被太后突然召进宫里的曾布显得有些不安，他猜度着太后单独召见他的真正用意。几个月来，由于皇上卧病在床，例行的朝会取消了，所有国政要事，都在中书省由几位宰相商定处理，太后也从未到中书省过问，这次召他前来，定有要事相商。

“曾大人，”太后问道，“皇上已数日不临朝了，朝廷的大事，都由中书省的几位大人操持，曾大人可曾听到过什么议论吗？”

“回太后，”曾布小心地答道，“章惇大人是首席，几年来一直为皇上所倚重，新法重启这几年，也一直由章大人掌控，在朝多数大臣，还是遵从章大人的意思行事，虽然也偶有异议，但也只是上个奏折，说说而已，对章大人的决定并无大碍。”

“这么说来，皇上不在，章大人在朝廷中是一言九鼎啰。”太后的话中隐含着一种不满，“当年他借着皇上的手把苏轼兄弟和范纯仁赶出朝廷，再没人敢和他争个高下了，倘若皇上再有一年不上朝，这朝廷岂不成了章大人的了？”

曾布微微一愣，随即答道：“那倒未必，其实有些大臣只是出于无奈。当年太后临朝，有多大的风浪，还不是您的旨意立定乾坤，即使是皇上，也不违您的意愿，何况大臣们？太后明察秋毫，大臣们心悦诚服。虽然太后还政皇上多年，但哪一日太后开口，臣责无旁贷，愿为太后尽臣子之忠。”

太后不置可否地看了曾布一眼，转而说道：“这几个月来，皇上一直未临朝，大臣们私下可有议论？”

“是有议论，都盼望着皇上早日康复。”曾布小心地问道，“皇上龙体见好些了吗？”向太后没有回答，而是开门见山地问道：“皇上一旦龙驾归天，

曾大人以为在诸皇子中，谁应承继大统？”

对于太后的询问，曾布没有立刻回答。他揣测着，可能继位的皇子中，太后最喜欢的是哪一位。曾布想了想说：“回太后，臣以为端王赵佶与诸王不同，端王仁厚孝悌，才华过人，朝野内外素有盛誉。太后明察秋毫，臣自然不必多言。当年太后临朝，朝臣百官无不膺服，社稷大事，理应太后定夺。”

太后微微点头，说道：“曾大人还有什么事要上奏皇上吗？”

曾布答道：“自皇上染疾卧床，京城人心浮动，据臣所知，京城寺院最近流传一本经书，叫《佛论末劫说》，大意是天将降大祸于人间，此为千年一劫，正值皇上病重之际，谓有凶险之兆。臣以为此书应严加查禁，以定人心。”

太后答道：“此书名为佛经，实为蛊惑人心之邪说，如今太平盛世，何来末劫之说？曾大人所言极是，防微杜渐，此事不可小觑，可督促京城各巡铺着力彻查，只宜收缴焚毁，不宜大动刑狱。自太祖以来，即不以文字言事而论罪。”曾布点头答道：“臣谨遵太后旨意。太后还有什么可交待的事吗？”太后吩咐道：“继位之事，曾大人可慎思后做些准备。”

曾布已完全领悟了太后的意思，答道：“太后放心，臣明白。”

曾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侧殿内又归于一片寂静。蜡泪流满了烛台，太后却无一丝睡意，司天监郭大信和副相曾布的话依然萦绕耳边。端王赵佶虽非她亲生，但他聪慧乖巧，才思敏捷，使太后视如己出。身为太后，皇上一旦驾崩，皇位空悬，大宋的江山社稷将系她于一身。十五年前旧景重现。当年，神宗皇帝传位于九岁的赵煦，是她临朝听政八年，废止了新法，让日渐动荡的朝纲政局得以稳定。十七岁的赵煦亲政后，改弦易辙，重拾新法，赶走了称谓旧党的大臣，重用王安石的铁杆党羽章惇，使他在朝中一人独大。现在，年轻的皇上光复父业的梦没做完就要撒手而去了。大宋帝国无可预知的未来深重地压在了太后的心上。

太后环顾着侧殿内的一切，雕梁画栋，绣幔流苏，在金黄色烛光中显得富贵而温馨，而太后感到的却是难言的孤寂。她的目光停在了那四扇红木雕花的屏风上，屏风中镶着四幅极其精美的花鸟四季图，那正是端王赵佶所作，是去年太后生日时特意送进宫来的，当时太后十分喜欢。此刻，在烛光中，这美艳的画却让太后觉得有些异样，她忽然忆起端王赵佶出生前，神宗皇帝

做过的一个梦。神宗皇帝告诉她，梦中一个唇红齿白的翩翩少年向他走来，才貌出众，卓尔不群，却酷似南唐后主李煜！惊疑之际醒来，几日后，赵佶便呱呱坠地。

太后凝视看花屏，心中打了个寒噤。李煜，那可是亡国之君哪，怎么在此时忆起这个隐含不祥的梦呢？又有谁能告诉她先皇的梦又缘何而起呢？

太后缓缓从座椅上起身，在殿中踱步，她似乎又产生了犹疑，能继位的三位皇子像走马灯似的掠过脑际。简王赵似？声色犬马，放浪形骸，虽表面恭顺却深藏心机，且暗中与章惇交往，他来当皇帝？太后不敢深想。申王赵佖？一个平庸木讷，天生患有眼疾近乎盲人的人做大宋君王？罢了。

端王赵佶与诸王不同，仁厚孝悌，才华过人，朝野内外，交口称誉！这是曾布的话，更是太后自己心里的话！神宗皇帝的那个梦魇消失了。

太后走到侧殿门前，轻轻推开虚掩的门，仰望着冬夜深远的星空，却没能寻觅到郭大信所说王星坠落的所在，但那句话却回响在她的脑际……端王府，端王赵佶……除了他又能有谁呢？！

端王赵佶真能担起大宋江山社稷之重任吗？宰相章惇和仰他鼻息的群臣又会作何应对？

太后纷乱的思绪渐渐平复下来。一阵冷风扑面而来，耳边响起梁师成谦恭却关切的声音。不知何时，梁师成和平素时刻伴在左右的侍女押班王氏和郑氏都站在了太后的身边。

梁师成说：“太后，时辰不早了，望太后珍重圣体，该回去歇息了。”

“是啊，太后，该回去了。”郑氏和王氏随和道。

太后点点头，吩咐道：“皇上那里要有太医日夜守候，若有变故即刻禀报，不得有丝毫拖延！”

梁师成躬身应道：“遵太后旨意。”

京师外城酸枣门外西北角的一片树林里，有座寺院叫青云寺。寺院殿堂巍峨，灰墙绿瓦，四周松柏环绕，古木参天，阳光从树影中穿过，照在寺院门前的一条小路上。“宏源酒坊”的坊主张相桐，正缓步而来。张相桐是广武琅琊人，年轻时饱读诗书，神宗元丰二年考中秀才任一名地方小官，元祐年间因反对新法，哲宗亲政后被夺了官职。张相桐仕途受了打击，深感官场

险恶，政事无常，便改弦更张，重拾祖业，以酿酒为生。后来到京师汴梁，开了“宏源酒坊”，家道还算殷实。儿子张择端自幼聪慧倔强，对书画丹青尤为痴迷，寄居在张相桐的老友会仙酒楼楼主冯云山的后宅院中，每日以笔墨为伴。眼见儿子日渐成人，颇有自己年轻时那种兼济天下的情怀，这让张相桐深感不安，于是隔三差五地来酒楼看望儿子，生怕他惹出什么祸端。张相桐以造酒贩酒为生却笃信佛教，是个居士。他信佛不是为了清心寡欲，而是相信佛祖能保佑他财运亨通，生意兴隆。每月逢六，便是他礼佛进香的日子。

张相桐走进大殿，大殿里香烟缭绕。他屏息蹑步，小心翼翼地从小香案上拿起一柱香点燃，插在案上的香炉中，在香案前的蒲团上跪下，恭恭敬敬地三个叩首，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起身把背褡里带来的几串沉甸甸的铜钱投进旁边的功德柜里。铜币清脆的坠落声在寂静的大殿里显得异常响亮，惊动了闭目打坐的智云方丈。方丈年逾六旬，皓首童颜，微睁双目，见是常来上香的张居士，缓缓起身，合掌说道：“阿弥陀佛，张施主多有慈善之心，老僧这里有礼了。”张相桐与方丈相熟，常常聊些家常。智云大师问道：“家中近来可好？”

张相桐叹道：“不瞒大师，近年来生意愈来愈不好做了。官府新抽家产税不说，那些差役更是变本加厉，如虱子臭虫一般让你不得安生。京师的酒楼里也只有蔡京、太后和王爷家坊酿的酒能卖出个好价钱。像我等小坊的酒，能维持生意就是福气。若不是会仙楼的冯云山是我的老友，客人多，下酒快，我家生意怕是要关门了。”

大师安慰道：“钱财乃身外之物，家人平安即是大福，不可存贪欲之念。”

张相桐点头称是，看殿内无人，悄声对大师道：“听说当朝皇上得了重疾，多日不见大臣了，街市上传言纷纷，这万一……”

大师手握念珠，打断了他的话：“出家人一心向佛，万事皆空，更不议社稷之事。有佛祖保佑，即使天下有劫难，佛徒信士也能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大师看张居士依然忧心忡忡，便慢慢从怀中取出一本书册道：“老僧这里有经书一本，千年轮回，福祸相依，张施主可拿去细细诵读，便可深明佛理，

去忧解难。”

张相桐接过经书，只见书皮上写着《佛论末劫说》几个字，问道：“何来末劫？”

大师道：“天下大难之日。佛法无边，你我肉眼凡胎，诵经万遍，有佛在心即能度过大难。”

张相桐像拿到一张救命符，小心揣入怀中，作揖道：“谢大师指点迷津。我要到酒楼看我那不安分的儿子。新年都快到了，他却躲在酒楼后院画画求师，多日未归，眼看成人的年纪，却愈不让老子省心。”

二人正说着，冷不丁一个汉子走入殿内，走到香案前却并不下跪，只把双手合起，直勾勾看着座上微笑的大佛。汉子庄户人打扮，脸色阴沉，目露寒光。细细端详，汉子右手缺了两指。智云大师看汉子喃喃自语，不以为意，神色泰然。张相桐却有些心惊，忙向大师告辞走出大殿，直到走出寺门，才如释重负般长出了一口气。穿过松林，张相桐摸了摸揣在怀里的那本《末劫说》，心定了不少。自从几年前丧妻之后，带儿子来京师开了酒坊，日子还算平静，但想起儿子却又徒生烦恼。儿子聪明过人但脾气倔犟，不肯学造酒却痴迷丹青，让他子承父业的梦想落了空。张择端听说酒楼常聚京师丹青名师，便自作主张住在了楼主冯云山的后院。在那里寻师学画，这一去几个月不见面，张相桐放心不下，边走边想，几分无奈，几分期望，儿子真能画出点名堂兴许比酿酒养家的老子有出息。张相桐满腹心事，进了城内。那个从寺院出来的汉子，远远地在他身后，也直奔酒楼而来。

坐落在小御街路口的会仙楼，像往常一样宾客盈门。冬至刚过，酒楼前就已挂满了各式彩灯，门前搭的牌楼上插着彩旗，在冷风中轻轻飘扬。门口的拴马桩上也挂着精致的小花灯，门口还有几位妖冶的歌女娇声巧笑，招揽着顾客。张相桐进了酒楼看见二楼长廊上站满了衣着华丽的歌妓，交头接耳，轻声谈笑。

楼主冯云山原是黄河北岸长垣人氏，京师名厨，人称“冯一勺”，拿手绝活是“四喜丸子”、“套四宝”，还有名扬京师的“荷叶蟹黄包子”。从大勺到楼主，冯云山处处透着精明练达和世故。酒楼常常名流云集，高朋满座。当朝重臣蔡京，大内供奉童贯，大书法家米芾都是这里的常客。更不用说冯云山的好友，京师名嘴徐寿廷，“斗鸡王”刘荣，还有京师江湖上丐帮主钟

八巷了。张相桐酿的“张居士家酒”名气不大但物美价廉，是一般酒客所的爱。冯张二人刚开始只是做买卖，一来二去成了朋友。张相桐有些木讷认死理，常被机敏圆滑的冯云山取笑。但张相桐把他当成知己，认为他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厚道人。儿子张择端寄住在酒楼后面大宅院的厢房里，冯云山不收银子，张相桐就常送些酒以答谢。

张相桐刚进店门，冯云山看到了他，没等他开口就满脸笑容迎了上来，嗓门又尖又亮，叫道：“哟，张大哥稀客呀，来，先在这里坐着，待会儿钟八爷和徐寿廷都来，咱兄弟几个好好喝几盅。等客人到齐了我把择端也叫来。”

张相桐一面还礼一面在桌边坐下，朝四周一瞧，邻桌坐着几位年轻的酒客，看衣着是巡铺房里的差役和铺兵。几个人正在大快朵颐，猜拳行令，桌边还有几位妙龄歌妓在唱曲儿，执壶劝醉，娇嗔之音在嘈杂中平添几分柔情。听得出那是苏学士的《永遇乐》，歌妓唱道：“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天涯倦客，山中归路，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新欢旧怨……”

几位酒客已喝得面红耳赤，伸手把女子揽入怀中，女子半推半就，娇声连连。张相桐转过脸，突然瞥见隔张桌子还坐着一个汉子，心头一紧，这不是寺院见过的断指人嘛。那汉子只顾埋头喝酒，似乎对身边的欢声笑语无动于衷，神色冷漠。张相桐正欲到后面宅院去看看儿子，却被进酒楼的两个来客叫住了。张相桐一看，正是徐寿廷和钟八巷。钟八巷黑面大眼，身体壮硕，他是京师外城内曹门最大福田院的主事。京师几个福田院都是开封府为收养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的百姓所设，福田院周围还住着像一群群蚂蚁般的乞丐、偷儿和每逢灾年进京讨生活的流浪汉。这些让官府头疼不已的人群却是钟八巷的臣民，对八爷的话是一呼百应。钟八巷和冯楼主相熟，进而结识了张相桐。徐寿廷却是面如敷粉，眉清目朗，一副书生模样。徐寿廷浑号铁嘴，天生伶牙俐齿，是京师说唱艺人中的翘楚。由于常进宫给皇上和皇亲国戚们唱曲说诨话而在京师赫赫有名，貌相文弱却出言无忌，常拿高官显贵编排笑料，虽遭忌恨却因名气大而得自保。他和钟八巷因不畏权贵而惺惺相惜，结识为友，常来会仙楼痛饮一番。

看到两位到来，张相桐急忙起身道：“钟八爷、徐二爷，刚听冯老板说二位要来，正在候着呢！”